

孤絕

最新增訂本

馬森文集



Sen Ma
創作卷
01

現代主義小說經典

作家龍應台專文評介



遠處傳來一聲尖銳的汽笛聲。這麼晚園中的火車還在開動嗎？他朝叢林那邊望去，希望看見那一系列敞篷小火車帶著大人小孩子們的笑聲從叢林中穿出，突突突，突突突，又打叢林穿入，突突突，突突突，這麼無休無止地繞著圈子。

可是他並沒有看見有什麼火車打叢林裡穿出來，他彷彿又回到早上的夢境，坐在一輛敞篷的火車裡，坐在一群面無表情的陌生人中間。他要到哪兒去呢？他為什麼坐在這麼一輛車上？一想到這裡，心中立刻充注了焦慮與不安。他能不能奮身跳下去？可是跳下去又為了什麼呢？

本書收錄馬森一九七六至一九七八年間寫作的十四篇小說。以充滿實驗性的筆法，構築出一座座荒謬與苦澀並置，夢境與沉思交錯的象徵世界。主題皆環繞著都市人特有的孤絕感而加以展開，允為台灣現代主義小說的代表作之一。

ISBN 978-986-221-564-7



9 789862 215647 00220

建議分類 語言文學/小說

孤絕

作 者 / 馬 森
主 編 / 楊宗翰
責任編輯 / 孫偉迪
圖文排版 / 張慧雯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 行 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0年12月BOD一版
定價：22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0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孤絕 / 馬森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
科技, 2010.12
面 ;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0424)
BOD版
ISBN 978-986-221-564-7(平裝)

857.63

99015232

孤絕

最新增訂本

馬森文集

現代主義小說經典

作家龍應台專文評介

創作卷
01

Sen Ma

獻給中國當代文學的耕耘者

秀威版總序



我的已經出版的作品，本來分散在多家出版公司，如今收在一起以文集的名義由秀威資訊科技有限公司出版，對我來說也算是一件有意義的大事，不但書型、字體大小不一的版本可以因此而統一，今後如有新作也只須交給同一家出版公司就行了。

稱文集而非全集，因為我仍在人間，還有繼續寫作與出版的可能，全集應該是蓋棺以後的事，就不是需要我自己來操心的了。

從十幾歲開始寫作，十六、七歲開始在報章發表作品，二十多歲出版作品，到今天成書的也有四、五十本之多。其中有創作，有學術著作，還有編輯和翻譯的作品，可能會發生分類的麻煩，但若大致劃分成創作、學術與編譯三類也足以概括了。創作類中有小說（長篇與短篇）、劇作（獨幕劇與多幕劇）和散文、隨筆的不同；學術中又可分為學院論文、文學

史、戲劇史、與一般評論（文化、社會、文學、戲劇和電影評論）。編譯中有少量的翻譯作品，也有少量的編著作品，在版權沒有問題的情形下也可考慮收入。

有些作品曾經多家出版社出版過，例如《巴黎的故事》就有香港大學出版社、四季出版社、爾雅出版社、文化生活新知出版社、印刻出版社等不同版本，《孤絕》有聯經出版社（兩種版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麥田出版社等版本，《夜遊》則有爾雅出版社、文化生活新知出版社、九歌出版社（兩種版本）等不同版本，其他作品多數如此，其中可能有所差異，藉此機會可以出版一個較完整的版本，而且又可重新校訂，使錯誤減到最少。

創作，我總以為是自由心靈的呈現，代表了作者情感、思維與人生經驗的總和，既不應依附於任何宗教、政治理念，也不必企圖教訓或牽引讀者的路向。至於作品的高下，則端賴作者的藝術修養與造詣。作者所呈現的藝術與思維，讀者可以自由涉獵、欣賞，或拒絕涉獵、欣賞，就如人間的友情，全看兩造是否有緣。作者與讀者的關係就是一種交誼的關係，雙方的觀點是否相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書寫能否產生同情與好感。所以寫與讀，完全是一種自由的結合，代表了人間行為最自由自主的一面。

學術著作方面，多半是學院內的工作。我一生從做學生到做老師，從未離開過學院，因此不能不盡心於研究工作。其實學術著作也需要靈感與突破，才會產生有價值的創見。在我的論著中有幾項可能是屬於創見的：一是我拈出「老人文化」做為探討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

基本原型。二是我提出的中國文學及戲劇的「兩度西潮論」，在海峽兩岸都引起不少迴響。

三是對五四以來國人所醉心與推崇的寫實主義，在實際的創作中卻常因對寫實主義的理論與方法認識不足，或由於受了主觀的因素，諸如傳統「文以載道」的遺存、濟世救國的熱衷、個人的政治參與等等的干擾，以致寫出遠離真實生活的作品，我稱其謂「擬寫實主義」，且認為是研究五四以後海峽兩岸新小說與現代戲劇的不容忽視的現象。此一觀點也為海峽兩岸的學者所呼應。四是舉出釐析中西戲劇區別的三項重要的標誌：演員劇場與作家劇場，劇詩與詩劇以及道德人與情緒人的分別。五是我提出的「腳色式的人物」，主導了我自己的戲劇創作。

與純創作相異的是，學術論著總企圖對後來的學者有所啟發與導引，也就是在學術的領域內盡量貢獻出一磚一瓦，做為後來者繼續累積的基礎。這是與創作大不相同之處。這個文集既然包括二者在內，所以我不得不加以釐清。

其實文集的每本書中，都已各有各的序言，有時還不止一篇，對各該作品的内容及背景已有所闡釋，此處我勿庸詞費，僅簡略序之如上。

馬森序於維城，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孤絕釋義

——麥田版序言

一九七七年七月在加拿大溫哥華寫完了一篇短篇小說，題作「孤絕」。當然在中文的習語中並沒有「孤絕」一詞。「孤」與其他詞聯合，用作形容詞的，有「孤傲」、「孤單」、「孤獨」、「孤高」、「孤寂」、「孤苦」、「孤立」、「孤零」、「孤陋」、「孤僻」等，唯獨沒有「孤絕」兩字連用。「絕」字跟在另一字後，多作動詞用，如「杜絕」、「斷絕」、「隔絕」、「根絕」、「回絕」、「禁絕」、「拒絕」、「滅絕」、「氣絕」、「棄絕」、「謝絕」、「自絕」等；用作形容詞的很少，只有「超絕」、「卓絕」而已，也沒有「孤絕」一詞。為什麼我會用了「孤絕」一詞呢？一則是「孤」和「絕」這兩個字分別在我的腦海中映照了現代人的特有感受，另一方面我想找一個詞可以與西文的 *isolated*、*isolation* 或 *isolationist* 互譯，已有的含有「孤」字或「絕」字的詞都不能盡意，於是才捻出了「孤絕」一詞，覺得恰恰可以符合了從尼采以降的存在主義者所喜用的 *isolated* 或 *isolationist* 的意涵。

如果說寫實主義面對感官世界時，思維的方式是實證主義的，作者一心一意按照耳目所聽所視客觀地記錄下來，以俾如鏡中映照似地重現客體世界之真，那麼現代主義面對同樣的感官世界，思維的方式卻一變而為主觀的，盡量貼近一己的意識與感受，作者不求外在世界的擬似，只問自己的感覺與心象之真。於是象徵主義、表現主義、存在主義等都先後地匯流成現代主義文學的壯闊的河流，毋寧呈現出現代個人主義的自我孤立、與人隔絕的狀態，「孤絕」一詞因此也就足以形象化地映照出現代人的心靈了。因此在一九七九年我的一些寫於前兩年的短篇小說由聯經出版公司結集出版的時候，既然其中收錄了〈孤絕〉這篇小說，也就順理成章地用了足以概括全書氛圍的「孤絕」二字作為書名。不想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孤絕」一詞已經常見於人們的口頭語言與書寫文字中，成為當代的通用語了，可見「孤絕」作為當代人心態的寫照，的確是有幾分代表性的。

從我國現代文學肇始到今天，已過了八十多個寒暑，經歷了兩度西潮的衝激。五四那一代接受第一度西潮衝激時，一心嚮往西方的寫實主義，不幸由於時代環境的困擾，所結成的果實只能勉強說是「擬寫實主義」的，在我國的現代文學中並沒有使讀者品嚐到真正寫實的美味。不旋踵又在五、六十年代衝來了現代主義，於是存在主義的思想、意識流的手法、孤絕的面貌充盈在我們這一代的作品中。到了八十年代，為人稱作後現代的潛意識的、後設的、拼貼的書寫又成為新人類或新新人類的最愛。在短短的幾十年間，我們經歷了西方一個

半世紀的文學潮流。倘若說我們尚未嚐夠寫實的美味，那麼寫實主義對我們而言也尚未過去，於是我們看到在同一個時代裏重疊著寫實、現代和後現代的複雜的美學取向。當黃春明在寫實的美學中獲得相當成績的時刻，他同代的王文興寫出了《家變》這種代表了現代主義美學傾向的小說，而七等生於同一個世代毫無疑問地運用了可以用後現代的美學標準加以評鑑的作品。我在撰寫這一系列小說時，恰恰正處在西方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交匯的時期，自然背離了寫實主義的思維方式和美學導向，因而收在本集中的作品應該是屬於寫實以後的實驗之作，其總體的氣氛表徵與人物的心理圖像，用「孤絕」一詞也足以詮釋了。

這本書從一九七九年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以來，共改版三次，印了六刷，第六刷印在一九九〇年，距今已經十年多了，市面上可說早已經絕版。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於一九九二年在大陸出版，至今恐也已絕版。如今承麥田出版社的總經理陳雨航兄熱情邀約，提議由麥田重新出版，又承聯經出版公司慷慨歸還版權，此書才得又以新面目與讀者見面。

雨航兄是我結識將近二十年的老朋友。一九八三年我返國在國立藝術學院擔任客座教授時，雨航是最早為我寫訪問的朋友，那時他還是極有潛力的青年小說家。以後當他在工商時報週日版做主編的時候，邀我開「天外集」專欄，我從英國每週寄稿回台發表長達一年之久，後來由爾雅出版社結集出版為《在樹林裏放風箏》一書，一九九一年改名為《愛的學習》，由文化生活新知出版社再版。又過了幾年，他任職於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我的《電影

中國《夢》和《當代戲劇》兩書又是在他的手下簽約出版的。謹記此以見雨航兄對我長久的督促之情。

二〇〇〇年三月九日

三版序言

我帶著一半自嘲一半自慰的心情來寫「孤絕」三版的序言。這本書是一九七九年出版的，算來已經有六年了。從一九七九到一九八四年，五年間只賣出了一版。第二版是去年出版的，不到一年已經賣光，現在要印的是第三版。也就是說這本冷凍了多年的書，忽然間出現了一批意想不到的讀者。出版者說是因為去年我人在國內的關係。但我覺得《孤絕》之所以被讀者從冷藏中發掘了出來，多少受了我另一本比較暢銷的長篇小說《夜遊》的影響。

《夜遊》是一本容易讀的書，《孤絕》則不太容易讀。但真正喜愛文學的人肯定會從《孤絕》中看出更多的東西。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孤絕》是一本十分用心的作品，不止在內容上，而且在形式上有許多實驗性的嘗試。實驗並不一定必有成功的結果，但卻必定有些獨特之處。也正因為是實驗性的作品，生澀之處則在所難免。這可能構成了《孤絕》不易讀的原因之一，另一個不易讀的原因乃在這本書的內容。這本書中所收的短篇小說，可以